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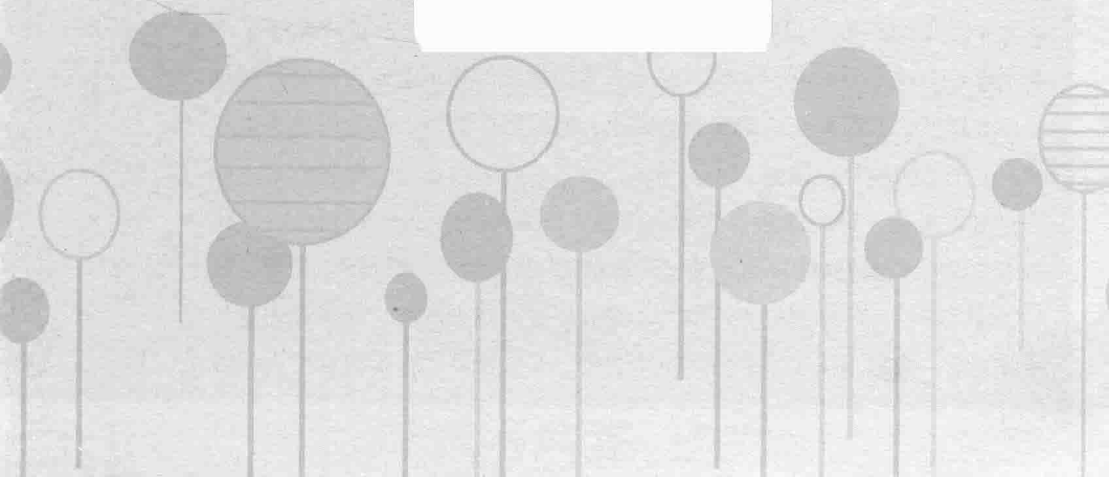
我这样理解“启蒙”两字：“启”，即平等对话，在和谐温馨的气氛中传授知识，激发兴趣，培养能力，高处着眼，低处入手，传递普世的价值观。“蒙”，即注重基础，从学生实际出发，整合新旧，讲究互动生成，力求教学形式灵活，教学效果有效，教学氛围愉悦。

——朱煜



朱煜：
让课堂说话

朱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煜: 让课堂说话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675-5514-3

I. ①朱… II. ①教… III. ①小学语文课-课堂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G62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61901号

朱煜: 让课堂说话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 坤 卢风保
设计 张 婧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8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6年10月第一版
印次 2016年10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675-5514-3/G·9703
定价 16.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专栏 >

- 006 “教师即课程”，“课程”即什么 _ 吴康宁
- 008 学校章程，你懂的 _ 郑杰
- 011 秋思 _ 吴慧琴
- 014 手不是用来打人的 _ 王荣

封面 >

- 018 朱煜：让课堂说话

人物 >

- 052 **名家** 谢嘉幸 创造自己的音乐生活
微博 王瑶 / 李希霍芬

现场 >

- 078 **记事** 陈心想专辑
二〇一六年归国札记：教育即影响
- 084 **办学** 新校长纪事 _ 司学娟
- 092 **美育** 我们的课堂 _ 聂焱
不怕“乱” _ 田春娣
- 102 **吴非说** 小学何须比“选修”
- 104 **朱永新答** 擦亮每个日子，呵护每个生命

话题 >

- 106 **语文与文学 (三)**
 为什么需要文学教育 _ 吴金昌

阅读 >

- 111 与苏霍姆林斯基的精神相遇
 ——读《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老师》_ 李镇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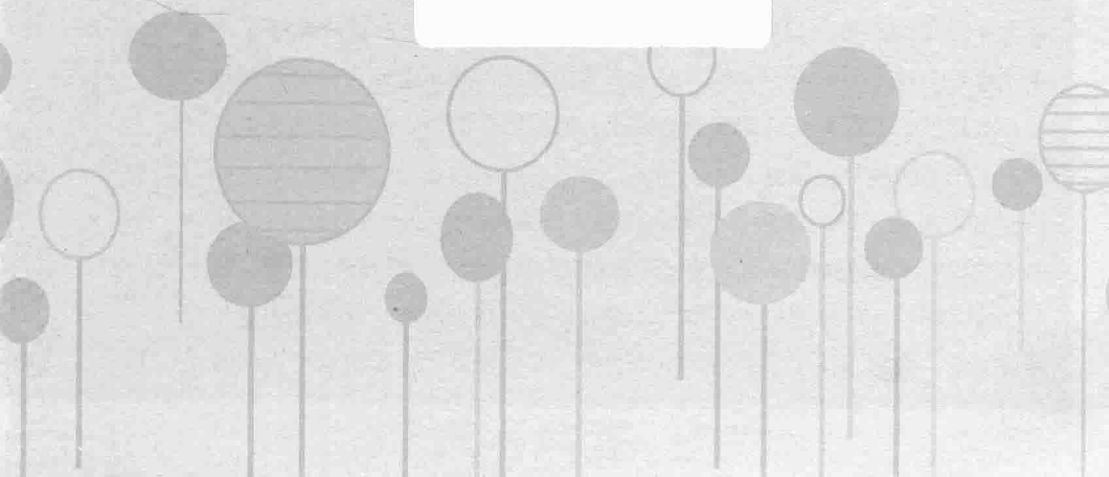
人文 >

- 116 韩寒：酒杯中的大海 _ 李其纲

视窗 >

- 057 **校园** 哈尔滨市第六十四中学：
 引进阅读的活水 _ 郑敏 付泰松
- 062 **读书会** 化舟渡海
 ——“阅读经典”读书群追忆杨小洪老师 _ 严中慧
- 068 **家** 在阅读中找到人生方向 _ 韩素静
- 070 **文本** 家三人
- 072 **广告** 阅读《教师月刊》，做一个出色的自我教育者

朱煜：
让课堂说话



唤醒一根木头

文 _ 林茶居

去年暑假，到深圳出差，其间得半日空闲，走访了深圳大学。没有具体的目的，所以随着心情走。不觉间眼前出现一个人工湖，便顺着湖岸，漫步，玩水，小鱼倏地不见，泥螺兀自爬行。一会儿我发现岸边有一堆被捞出来的水草——它们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遗弃着实可惜。我找来一个矿泉水瓶，挑了几棵水草装上，加了水，带回宾馆，再带回家。

我家的阳台、书桌，有不少像这样从各地、各处捡拾而来的草草叶叶，有的则是一截断枝或一块残根。我供之于水或土，期待它们延续生命的光华。虽然大多时候都是失望的，毕竟地理环境不同，自己又不善养护。不过这并不影响我的兴致，只要机会合适、条件允许，我仍旧习惯于就地“寻宝”。

也许我本来就是大自然的拾荒者，或者就是一个大自然的贼。我当然也喜欢林中的开阔地，每每陶醉于无际无涯的水面、草原，但似乎更为钟情枯藤落叶、杂草丛生，更愿意流连于日光被隔挡的地方，以及长满了各种叫不出名姓的细小事物的阴湿角落。如果大自然也有一个主流体制的话，那么它们就是被这个体制所漠视的“弱势群体”。

当然，它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们也生存于优胜劣汰的规则和体系之中。所谓遗弃与漠视，都不过是我按着人类的目光、视角而赋予其中（也可以说是强加其上）的。在个人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自然世界有时候会被置换为人类社会。理解到达哪里，遮蔽随即而至，但同时也可能打开一个全新的精神疆域。

必须提到一部我非常喜欢的美国真人动画片——二〇一六年四月在国内上映的《奇幻森林》。在这个“奇幻森林”里，每年干旱时节，都有一个“饮水休战期”，鸟兽们停止纷争，共同分享日渐减少的水，以维持生命和种群繁衍，谁都不能也不敢破坏这个契约。影片设计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场

景：当旱季来临，森林里的河流水位下降，水中的“和平之石”逐渐显露……

人类在以实利之心研究自然、开发自然的同时，也总是抑制不住重新建构自然的审美冲动，除了在电影中，在各种文学艺术中，也在日常生活中，在教育活动中，在城市文化的规划和发展中。这应该是人类心灵深处的“大自然情结”在起作用。再细细探究这个“大自然情结”，至少有如此几个小情结呼应着人类的原初性情：一个是“森林情结”，群居，安全感；一个是“水情结”，流浪，自由；一个是“树情结”，独立，扩张。在大自然母亲面前，人类永远无法断奶；一样的道理，在森林学校、水学校和树学校面前，人类永远无法毕业。用一句话说就是：人永远走不出人自己，永远走不出一棵树。

英国植物学家科林·塔奇说，树是有记忆的，树“现在做什么非常依赖于过去在它们身上发生过什么。如果你摇晃一棵树，它以后就会长得粗一些，结实些，它记得过去被摇晃过”，他接着说了一句现实如诗、诗即现实的极为优美的话语：“风是天然的摇晃者。”（科林·塔奇，《树的秘密生活》，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如此看来，树是带着记忆在生长的，而且，如果没有风的摇晃，就没有树的更好成长——树的记忆，大概主要就是风的记忆和摇晃的记忆。摇晃啊摇晃，摇晃提示了一种新的成长文化和新的教育学。智利诗人、女教师米斯特拉尔（1889-1957）在《致墨西哥妇女》一文中说得如此热切、辽阔——“墨西哥妇女：你膝头上摇晃的是整个民族……”（《拉丁美洲散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

当一棵树拒绝摇晃，那必然意味着它是以一根木头的身份在发言。这其实也是当下时代的社会图腾：树纷纷远去，它们在人间留下了木头。就像在我的居所，我没有土地供奉一棵树，而只能以自来水喂养从山上捡回的一根木头。作为树的另一种形态，我相信木头收藏了树的全部记忆，甚至比树还多——它比树多了一段作为木头的时光，并且记住了树的记忆怎样参与了其自身的成长，记住了摇晃怎么作用于树的抽枝展叶。

如今我面对的是一根木头，我必须唤醒它作为它自己以及当它还是一棵树时的全部记忆，唤醒它的苦难史和好奇心。在我的书架上，木头像一个自我教育者，静默如初，沉思如眠——它将收拢时光，做回树；或者爬过自己，转身为神。

专栏 >

- 006 “教师即课程”，“课程”即什么 _ 吴康宁
- 008 学校章程，你懂的 _ 郑杰
- 011 秋思 _ 吴慧琴
- 014 手不是用来打人的 _ 王荣

封面 >

- 018 朱煜：让课堂说话

人物 >

- 052 **名家** 谢嘉幸 创造自己的音乐生活
微博 王瑶 / 李希霍芬

现场 >

- 078 **记事** 陈心想专辑
二〇一六年归国札记：教育即影响
- 084 **办学** 新校长纪事 _ 司学娟
- 092 **美育** 我们的课堂 _ 聂焱
不怕“乱” _ 田春娣
- 102 **吴非说** 小学何须比“选修”
- 104 **朱永新答** 擦亮每个日子，呵护每个生命

话题 >

106

语文与文学(三)

为什么需要文学教育 _ 吴金昌

阅读 >

111

与苏霍姆林斯基的精神相遇

——读《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老师》_ 李镇西

人文 >

116

韩寒：酒杯中的大海 _ 李其纲

视窗 >

057

校园 哈尔滨市第六十四中学：

引进阅读的活水 _ 郑敏 付泰松

062

读书会 化舟渡海

——“阅读经典”读书群追忆杨小洪老师 _ 严中慧

068

家 在阅读中找到人生方向 _ 韩素静

070

文本 家三人

072

广告 阅读《教师月刊》，做一个出色的自我教育者

“教师即课程”，“课程”即什么

文_吴康宁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督学。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教育界在睁眼看西方、虚心学外国的过程中，头脑一热拿来就用、鹦鹉学舌逮啥说啥的事也没少干。“教师即课程”这一说法的流入与流行或为其中一例。很遗憾，限于篇幅，这篇小文自然无法揭秘这一说法流入并流行的具体过程，只能对这一说法本身稍加议论。

在有些人那里，“教师即课程”中的“课程”只是“隐性课程”的简称。对于隐性课程的存在及其重要作用，笔者没有任何异议。确实，教师每天都在向学生“传授”着隐性课程。不管什么样的教师，只要往学生面前一站，其仪表、其神情、其姿势、其动作、其语气等，几乎无一不是隐性课程。

然而，向学生“传授”着隐性课程的仅仅是教师吗？校长、家长、社区民众、网络大V乃至学生群体等等，不是隐性课程吗？甚至连教室样态、校园环境、城乡结构乃至国家体制等，不也是隐性课程吗？林林总总的这些人与物，或动或静、或左或右、或善或恶，都清楚地或模糊地“告诉”着什么、“表明”着什么、“寓意”着什么。那么，是不是也要说“家长即课程”、“学生群体即课程”、“城乡结构即课程”、“国家体制即课程”呢？

笔者曾就此请教高度评价“教师即课程”的一位同行，该同行的回答是：“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比其他因素都要大，强调‘教师即课程’理所当然，但没有必要也说其他因素即课程。”这就未免有点武断了。稍微翻查一下有关研究成果便可得知，半个世纪之前就有调查表明，家长对学生的影响要深于教师；三十多年前也有调查显示，同辈群体对学生的影响大于教师；

近年来又有调查指出，网络对学生的影响已超过教师……既然如此，凭什么只能说“教师即课程”呢？

尤需留意的是：作为学校教育活动中的一个结构性要素，课程总归是需要科学设计、合理实施及全面评价的，而隐性课程由于说到底只是对可能具有的影响、作用、效应等的一种“隐喻性”称谓，有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甚至带有某种偶然性和神秘性，因而很难进行相对靠谱一点的设计、实施及评价。所以，严格来讲，隐性课程本身并不是课程。假如隐性课程也是课程，那就得在学校的“课程表”中明明白白给它安排“位置”了。这对“教师即课程”的坚称者和点赞者们来说，显然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技术。

因此，假如说“教师即隐性课程”，多少还能理解；但如果就此便“再接再厉”地说“教师即课程”，那就比较任性了。

更麻烦的是，在另一些人眼中，“教师即课程”中的“课程”并不是指隐性课程，而就是指需要科学设计、合理实施、全面评价的课程本身。所谓“面对学生，我就是课本”、“站在讲台上，我就是语文（数学、外语……）”之类的信条，就是再清楚不过的告白。这就不是一般的任性了，而是相当地任性了！

平心而论，这些信条所体现出来的教师对于课程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欲望十分难能可贵，但其本身却让笔者疑窦丛生，于是便有以下问题：当教师断然宣布他（她）本人就是课本时，是否意味着学生只要聆听教师言说、与教师互动即可？当教师豪迈宣称他（她）本人就是“语文（数学、外语……）”时，是否意味着语文（数学、外语……）的标准尽在教师掌控之中？真要这样的话，学生该如何对待每天放在书包里背来背去的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白纸黑字的、作为“法定”教育文化的“课本”？这些白纸黑字的课本会不会就此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而教师对于教学行为的选择会不会实际上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善恶和技术标准？教学过程会不会成为教师随心所欲信马由缰的过程？

这种种疑问或可归结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稍微文乎一点的问题是：作为教师本人的所谓课程与作为法定教育文化的课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稍微粗直一点的问题是：倘若“教师即课程”，那“课程”即什么？

学校章程，你懂的

文_郑杰

郑杰 生于一九六八年，曾任上海市北郊学校校长。现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培训、咨询等工作。出版《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顾此失彼》、《边走边叹》、《没有办不好的学校——郑杰教育讲演录》、《忠告中层》、《首席教师》等专著。

近来，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都在制订“学校章程”，于是有不少地方的教育局邀约我给校长们讲讲如何制订学校章程。我是一个坚定的“宪政派”，十二年前就曾编撰过《一套好制度才有一所好学校》一书，所以有机会给校长们讲学校章程，是我求之不得的一件乐事。

什么是学校章程，你只要知道什么是宪法就容易理解了。从法律地位看，学校章程就是学校的“宪法”，是学校的“根本大法”和最基本的规范性文件，是学校其他规章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学校的其他规章制度只要与学校章程不一致，就不产生“法律效力”。

每次讲学校章程，我都会用十分严肃认真的口吻，希望校长们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无论是制订还是修订，都要遵守必要的程序。

一般情况下，制订章程的程序是——

第一步，由学校成立章程起草工作小组，负责章程的调查研究及起草工作；

第二步，起草工作小组拿出草案；

第三步，起草工作小组在反复修改的基础上，把章程草案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

第四步，在充分吸取教职工代表大会意见之后，将章程修改稿交由校务委员会审议讨论；

第五步，将校务委员会审议讨论后的修改稿作为正式文件，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第六步，将经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章程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学校章程的修改程序也十分严格，它应当在章程中加以规定，即使细微的修改，也必须经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我会向校长们介绍美国宪法。美国宪法是倾向于保持稳定的，现行宪法于一七八七年制订，一七八九年生效，近三百年来，美国仅通过了二十七条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的补充或局部修订，宪法的精神本质从未变过。

为什么美国宪法这么稳定？这与宪法修正程序有关。美国宪法的修正都是通过两种方式启动的，一是国会两院必要人数（而非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提出宪法修正的议案，二是美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州要求国会召开修宪会议时，国会必须召集全国性修宪会议。在我看来，一份真正有分量的学校章程就应该像美国宪法那样，一旦讨论通过，就要有保持至少三百年的雄心。

不仅是章程，学校其他方面的规章制度都应该保持稳定性，因为只有稳定的规章制度才能提供持续稳定的刺激和激励，而在强大而稳定的刺激和激励下，人们方能为自己的工作寻找到更多合适的理由，方能设计自己行为的方向和方式，并预期行为的结果。稳定的规章制度显然能给人们带来安全感，能让人变得理性。

在我慷慨激昂地描述完我的学校“宪政”梦之后，有校长在会后的餐桌上向我提出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兴师动众地搞章程，有必要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当然有必要，太有必要了。按理说，学校在开办之前就应该有章程，否则就是“非法”办学了。所以，现在制订章程实质上是在“补办手续”。

此外更重要的是，制订学校章程是使学校成为独立法人的前提。现在

政府要转变职能，实行“政校分开”，从过去事无巨细地管理转变为主要依据教育法规、教育规章和学校章程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早就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要是连章程都没有，怎么能自主管理？校长们经常抱怨缺乏办学自主权，现在不是在给他们权了吗？我向抱怀疑态度的校长们朗声念道——“《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依法行使办学自主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干预。”

而且，制订学校章程也是学校管理向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方向迈出的坚实的一步。利用制订章程的机会，好好捋一捋校内的诸多关系，将这些关系纳入制度的轨道，有什么不好呢？校长的权利与义务、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之间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学校组织机构的设置及职能分工、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程序、群众参与管理的具体形式和途径等，这些重大问题都要规定下来，现在正是时候啊！

说到这里，我发现我的校长朋友并没有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无比神往、心潮澎湃，而是微笑着看着我，眼神似乎在笑话我“太傻太天真”。他说：“您放心，我们会配合上面的，会按时交章程的，来来来，吃饭吃饭……”

看到他在制订学校章程这件如此神圣的工作面前如此淡定，如此轻描淡写，我进一步鼓动道，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依法治校要从制度建设开始，制度建设要从制订学校章程开始。

未来是美好的。如果建立了新型的政校关系，政府都是通过法律法规对学校进行宏观管理，并通过督导机构的督导和以中介机构为主的评估手段对学校进行监督引导；如果学校的决策、实施、评价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也都能按规章制度来运行；如果学校将“行政权”与“学术权”分开，真正实现了“去行政化”；如果教职工依法、有效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如果学校与所在社区中的各种组织（包括家庭、机关、社团、企业、其他学校）和自然人（包括家长）“双向互动”——这样的学校该多么美好！

听到这里，我的校长朋友放下饭碗问我，学校章程的“法律地位”是不是就像一个国家的宪法？

我说，当然啊！

秋思

文_吴慧琴

吴慧琴 一九七五年出生，苏州市工业园区第五中学美术教师，一九九四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已出版散文集《握你的手 安我的心》，多次参加苏州画展，国画作品散见各报刊。

这个秋日的傍晚，我要去赴一个乡村的喜宴。

途经阿姨的家，便做了短暂的逗留。在柿树与鸡棚之间的狭小空间里，阿姨种的扁豆藤蔓繁茂，一串一串的花穗在夕阳的光芒里开得欣欣向荣，花苞和新结豆荚的紫色比国画里的胭脂更浓更艳。只要你细细看一下，就会记住那浓酽而瑰丽的紫色。阿姨的小孙女，梳着两条小小的羊角辫，嚷着要跟奶奶去摘她够不着的扁豆，仰起的小脸和那紫色的豆花相映相衬，她就是一朵小小的花儿呀。棚里咯咯叫的公鸡母鸡被她引得侧头斜看。阿姨在藤叶中摘扁豆，她的华发和背影，让我想起她的母亲——我的外婆。那是我记忆中的亲人，多年前就已故去。眼前，是这轻轻颤动的扁豆花和阿姨的身影。再抬眼望，豆架之上是高远的天空，天空飘着云朵，没有大雁飞过。

风起，有未黄的叶儿从柿树枝头飘落。夏日里载满蝉鸣的枝叶早已褪去喧嚣与浮华，秋光里，泛黄的柿子缀满枝头，安安静静地成为乡间的风景。一棵柿树，一架扁豆，一个鸡棚，还有篱上挂的老丝瓜，算是乡村为我们留下的一些旧时模样。这些日渐消失的旧模样，让空壳的乡村在大地上呈现些许柔情。久无人洗汰的河滩边，那些不再行驶的船只，被茂盛的水葫芦草包围淹没，偶露一角船头或是一方船舱。人，只须凭着些微的旧



小品 吴慧琴 作

痕，就能顺着记忆的流水回溯。

扁豆、柿子、青韭、紫茄装在后备箱里，有殷实富足的感觉，再上路，阿姨在路边向我挥手，这样的幸福让我微微惆怅。这是在赴喜宴的路上啊！为什么惆怅，又惆怅些什么呢？情绪的由来常常无名而混沌。人在幸福时，除了微笑，也会有泪悄然生，或者眼里，或者心里。

新村的入口处，拱门形的氢气球上印着新郎新娘的名字，他们是我伯伯伯母的孙子孙媳，我并不熟稔这两个名字，我也不是他们熟悉的长辈。长辈！在写下这两个字的时候，忽觉心惊。他们诞下的孩子，将会唤我“奶奶”。从未曾想过某天会担起这个称呼，一直以为那是山水迢迢的事。可是，人世的迢迢算什么迢迢？不过百年的一生只是眨眼之间的转瞬即逝，